

CLASSICS OF BRITISH SHORT FICTION

(VOLUME I)

英国短篇小说经典

(上卷)

朱 源 徐华东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LASSICS OF BRITISH
SHORT FICTION
(VOLUME I)

英国短篇小说经典 (上卷)

朱 源 徐华东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短篇小说经典.上卷/朱源,徐华东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6
ISBN 978-7-301-30460-0

I. ①英… II. ①朱… ②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 IV. ①I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4279号

- 书 名 英国短篇小说经典(上卷)
YINGGUO DUANPIAN XIAOSHUO JINGDIAN (SHANGJUAN)
- 著作责任者 朱 源 徐华东 主编
- 责任编辑 朱丽娜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460-0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ln0120@163.com
- 电 话 邮购部010-62752015 发行部010-62750672 编辑部010-62759634
- 印 刷 者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350千字
-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英国短篇小说经典》（上卷）

主 编	朱 源	徐华东				
副主编	常少华	傅 琮	李远征	罗卫华		
译 者	朱 源	徐华东	常少华	傅 琮	李远征	
	罗卫华	石晓杰	刘晓晖	杜洪峰	王 丹	
	邵 林	张 伟	韩亚元	杨 芳	陈 莺	
	周小琴	刘丹翎				

代序

好的短篇小说集就是一座精品博物馆

——呼唤英汉对照版英美短篇小说经典问世

2016年7月，华东师大校园美丽的丽娃湖畔风景宜人，高朋满座，迎来了来自世界近20个国家两百多位知名作家和学者参加的盛会。这是第十四届世界短篇小说大会，也是首次在亚洲召开的、以“短篇小说中的影响与汇合：西方与东方”为主题的大会。这次大会是由世界英语短篇小说研究会组织的，每两年召开一次。中国作家、学者、翻译家更是积极贡献，打破语言障碍，中外交流，其乐融融；华东师大是东道主，上海文化界、文学界做了全面的部署和多方面的配合，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及至今日，这使我们应然有了一个直接的积极的理由，来谈论一下英美短篇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其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的《英国短篇小说经典》和《美国短篇小说经典》，恰好给了我们一个实体文本，让我们有所依凭地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当然啦，这也给了我一点勇气，让我能够借题发挥，不拘一格，坦露一下自己的观点，开启这两部书的序言——犹如拉开一道无形中被遮掩了的序幕。



提起短篇小说（short story/fiction, novelette），许多读者可能不以为然，何必小题大做？时下人们都在务长篇，谁还看短篇，写短篇？更何况是外国短篇小说。花花草草、莺莺燕燕，美则美矣，要不是余闲多多，谁还顾得上？其实，短篇小说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小”，更不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要是推介一本短篇小说集，也不至于需要特殊的理由吧？

只要说起短篇小说，人们就会以短小精悍作为其审美特征。可篇幅短小也不是短篇小说存在的充足理由，虽然可以说是必要条件。就文学作品的篇幅而言，可以说，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理由。在中国长篇小说大行其道的今天，许多人只知道长，不知道短，还要说长道短，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可我既不是击长



护短，也不是主张不长不短，而是主张大家了解短，知道长。这就不得不从长说起，从长计议。

其实，长篇小说（novel），在国外往往等同于通俗小说（popular fiction）或消遣小说（light fiction）。走进一家书店或图书馆，最高的一层就是长篇小说的专库，堆满了顶到天花板的书架，排满了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貌似庞然大物，其实光顾者寥寥无几。而靠近底层的短篇小说集、诗集和散文集，当然也有立于经典而不倒的长篇巨著，倒是读者络绎不绝、流连忘返之地。在大饱眼福之后，出来时也要买上一本，免得空手而归。国内的书店正相反，大部分把长篇小说摆在一层显赫的位置，甚至等同于世界名著。其实许多人看也不看，就直接上楼了，寻找他想要的“其他”书籍去了。这难道不发人深思？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国外许多有识之士看来，短篇小说才是精品，是艺术品，值得仔细挑选和阅读领会。而在国内，则把长篇小说当作文学经典和代表作，作为某一作家成功的象征和试金石，有的甚至作为获奖的必要条件。不错，据说鲁迅先生当年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就是因为没有长篇。而沈从文因《边城》获得提名，假若他再多活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许就会降临在他的头上。而《边城》，最多是个中篇。其实，许多中篇小说（novelette）和短篇小说可以等同视之，只是容量稍大，情节也不太复杂，写作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英文本身以novelette兼指短篇和中篇，就是这个道理。而fiction，则是所有小说的统称（所谓“虚构性叙事作品”，无论是韵体还是散体），或者狭义地指长篇小说。路遥的代表作诚然是长篇《平凡的世界》，但他的中篇《人生》却是成名作和代表作，较早地拍成电影，在作者生前就获得了承认。至今重读，发现其结构之严谨，人物之生动，主题之深刻，并不逊色于《平凡的世界》。人们也许会说，前者是单一线索，后者则是复线发展，不错，但这不是长篇与中短篇小说区分的关键。

也许按照中国的惯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短篇只是装饰和点缀——有了长篇而出了名，何愁不能出个人短篇小说集？但这是夹带策略，算不得正途。许多人连短篇也没写好，就写长篇，缺乏训练基础，反倒弄巧成拙。而中篇是成名的敲门砖，进了此门，真正瞄准的目标是长篇。可惜，中篇在中国也不发达，也许在国外也是个另类。几乎很少会有人光顾这个不短不长、“飞短流长”的折中领域。要不就是短篇写长了，长篇写短了。幸而这一“惯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非举世所公认。

退一步而言，路遥当年病入膏肓，来日无多，却拒绝治疗，而拼命要一口气写完《平凡的世界》，其理由无非是认为，长篇作品在于贯气，若写作中止，

则文气中断，再接续实为不可能。看来，路遥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生命没有白费。相反，被路遥视为导师的柳青，作为关中作家的先辈，却因为“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了《创业史》的写作。第一部的完成也略显仓促，待到他缓过劲来，重操旧业，全力投入第二部写作，已经晚矣，终于没有完成，留下了千古遗憾。再由此想到，柳青还计划写完互助组写合作社，写完初级社写高级社，再写人民公社，胃口很大，倘若不是好大喜功，也是为长篇所累，终于功败垂成。归根结底，以有限之人生，写无限之长篇，甚至“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悖论一也。

可是话又说回来，古今中外，写长篇小说出名者多，反而是短篇小说，貌似容易，却难出精品，成功者寡。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古希腊的奴隶伊索口述的寓言算起，古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到了近代，以言论，唯有英语中的欧·亨利，法语中的莫泊桑，德语中的茨威格，俄语中的契诃夫，独能以短篇名世。此外，斗转星移，虽然名家辈出，集子不断，但若考究起来，在短篇小说领域，至今称为圣手巧匠者，仍然百不一遇，除了天才与时代因素而外，文体、文类自身的因素，民族语言敏感之程度，难道不也应当考虑在内？

本来，语言问题就够复杂的。文体、文类，难道也成为问题？是的。就写作的难度而言，短篇小说不仅不比中长篇小说容易，甚至更难。且听知者言之：

短篇小说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文体，不仅需要娴熟高超的叙事技巧、精巧严密的布局，还需要博大的心志和深邃的思想。真正优秀的短篇小说既不允许有叙述上的败笔，更不允许有思想上的平庸，它是技巧与思想完美结合的产物。（《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説》，华文出版社，2010年）

诚哉斯言！

这使我想起美国诗人、小说家爱伦·坡的诗论。爱伦·坡认为长诗之不可能，因为诗歌须让人一口气读完，反复回味，才是正品。诗歌之外，散文和短篇，也符合此原理。书画亦然。

我个人觉得，短篇小说犹如美术博物馆里的古典精品，凡·高绘画、罗丹雕塑、青藤花鸟、白石草虫，皆是小幅作品，方寸之间，显示乾坤气象，而一笔之弱败，导致整幅作品成为废品。哪个不是集终生之学养，得一时之观察，苦心经营，心有所悟，形诸笔墨，才能成功？篆刻较之绘画更甚！

长篇之奥妙，或者说其难处，看来首要的在于结构，因为语言与经验的缘故。短篇亦然。短篇之结构，旨在精巧，卒章显志，出人意料，但不宜过于复



杂曲折。而长篇之结构，却是要大气浑成，不炫技巧，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容不得拖沓、无聊。如此看来，长篇完全符合此原理者，实乃凤毛麟角。就连有些世界名著，例如《战争与和平》，也不是没有缺点，唯其皇皇巨著，山丘起伏，林壑茂盛，能遮丑而已。更有《红楼梦》，总体设计匠心独运，中间难免冗长拖沓，反复修改，年谱错落，细节照应不周，而续书的缘故，更难免有狗尾续貂之嫌。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顾名思义，更是草创之作，观其结构，虽然巨笔浓墨，气势有之，但缺乏小心收拾，不能说是上品。其原因就是，他是从局部起笔绘制全景，这样的画法并不适合长篇，只能用于小品。小说亦然。

观古人之长篇巨著，如《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清明上河图》，乃是稀世珍品，而有作者如此心胸和丘壑者，如此精道之笔墨者，历代实为罕见。而如今的艺术馆，尤其是现代书画馆，动辄参天巨幅，除了吸引眼球之外，许多技巧未熟，笔墨未精，丘壑未成，却自命出手不凡，巍然高悬厅堂，夺人眼目，让人瞠目，旋即欲逃走。纽约现代艺术馆里，整座墙壁一幅巨画，或整个展示铺地而来，堆满了瓶瓶罐罐，也令人想起我们的长篇小说，一年据说出两千部，有的人几个月就写一部，可观者毕竟少数，多数艺术残缺，思想平庸，如时下的电视剧，摇头摆尾，重复拉长，捉襟见肘，不堪卒读者，不在少数。这不徒是创作态度轻率所致，与作者的艺术观、文学观，想必也有关系。

作为一种体裁，短篇小说古已有之，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最早的先秦寓言，可作为它的前身和雏形，只是因主题而设故事，目的在于道德教训或击败论敌，非纯文学之属；而明代冯梦龙书中的短篇，已具有规模和高度，与世俗生活市井文学相表里，有自然主义之风；到了蒲松龄，人鬼莫辨，狐媚成精，精于构思，文笔摇曳，文言短篇遂攀上了高峰。至于民国以降，乃至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短篇，也有不少成就，名家虽不为多，也绝非罕有。倒是后来逐渐衰落了，长篇急剧增长了。这二者之间虽无必然联系，但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世风和心态，体制和褒奖，理论和评论，都有关系。

二

回到英美短篇小说的主题上，始觉得也有一些话要说。

英语世界，原是以叙事见长的，别的不论，就连英语诗歌，也是叙事成分较多，精品接连不断。现代长篇小说自笛福始，名家辈出。近世报业发达，狄更斯得以长篇连载；萨克雷之锋利，哈代之老辣，毛姆之博闻，康拉德之深刻，加上爱尔兰、威尔士，便有乔伊斯之意识流，再加上诗人写小说者，便有王尔德、迪

伦·托马斯等。长篇小说叙事传统优厚，短篇与散文，也不例外。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华盛顿·欧文、霍桑开其端，海明威、莫里森断其后，作家是黑白并举，作品是长短并收，而欧·亨利，乃跻身世界级短篇小说大师之列，与法国之莫泊桑、奥地利之茨威格、俄国之契诃夫，并驾齐驱。不过，相比于英美的经验论和实用主义，法国审美之感观，德国哲思之神秘，在文史方面，尤见其长。近世以来，法国的小说理论，特别是叙事学和符号学，后来居上，独占鳌头，英语小说似乎有点难以招架，至少在理论上给人这种印象。好在西方世界的现代文学理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乃是一整体现象，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甚至艺术观点和潮流，则是交互的整体的影响。

这使得英语小说的选编和出版，独成别致的景观。

既然是英美短篇小说，自然是英美的资料要充足得多，因为那里是原产地。同样，出版的个人选集和综合选集也要多。个人的集子姑且不论，综合性的集子，以《诺顿短篇小说集》为最全，除了《诺顿文学选读》，还有《小说一百篇》，也是重要的选集。还有一些大学文学课教材，也有按国别分类的，基本上是英国短篇小说选，或美国短篇小说选，而一般通识性文学教材，则是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分类，当然也包括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集子，既有总序也有作者介绍，还有必要的注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为我们国内的选编提供了原材料。另有一部分，是专门供英美学生作教材用的，包括原作欣赏和写作手册，欣赏部分按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分类，写作部分则有积累资料、选题写作、修改润色等分类，甚至发表推介都有，十分方便。

就我所见，国内的短篇小说选编，大多数直接取材于上述不同的集子，但也有不同的选编目的和方法。一类是原作鉴赏型的，其中多数不分国别，有原文和注释，有的还有思考题。作者介绍，有用英文写的，也有用汉语写的。这类教材，也有按国别分类的，或按写作技巧分类的，例如情节结构、人物性格、象征隐喻、语言风格等。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语短篇小说赏析》，就是这种类型的，全英文的不分国别。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美短篇小说》，除了作品本身、阅读资料和思考题是英文的，其他部分都是中文的，这样便于中国学生接受和讨论，除按主题、情节、人物、视角、象征分类之外，还有实验小说，单列一章，附录则有批评术语解释；每一部分，不仅有作者及其创作概况，还有作品赏析与相关评论，是直接针对这篇作品的，甚至还有问题与思考，更有阅读链接，可以说是体制最完备的了。这套书是《英美小说》的修订版，实际上，原先所选内容也全是名副其实的短篇小说，这也可以看出选编者的学术底线。

外研社出版的《英美小说选读》，却是前英后美，长短不分，即有的是短篇

小说，有的则是长篇小说的节录，这样混杂的编排，至少在概念上混淆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应该说是不够严谨的。不过，这个集子除了与选文密切相关的其他内容之外，还有文学术语或文学知识（理论与批评），其中有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流派观点介绍，有的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可见这个本子的编选的实用目的和学术倾向。

还有一类是英汉双语编撰的英美短篇小说集，例如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説》，甚至封面上有“影响一生，感动一生，珍藏一生”的宣传推介语，号称“最美的英文经典”。乍看起来是有点商业化倾向，但实际上却是严格的短篇小说选集，不仅收录的全是小说名家，而且其译文也流畅可读。

本书以中英文对照形式编排，译者均为文学界的知名翻译家和研究专家，不仅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作品的风采，醇美的译文更能帮助我们深刻体会小说的荒诞、诙谐、幽默与真情，感受大师们的艺术功底和写作才华，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和英语学习爱好者的必备读物。（《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説》，华文出版社，2010年）

阅读这本书的译文，也有这样的感觉，此番说法感觉并不过分。不过，名家并非全是以短篇小说而著名，有的作品长达二三十页，是否仍然算作短篇小说，也值得思考。这好像又回到了何谓短篇小说，它的文体特征和审美特点是什么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上来了。

三

该回到我们手头的这两本书上了。

放在读者诸君手头的这两部书，一部是《英国短篇小说经典》，一部是《美国短篇小说经典》，都是英汉对照，而且分为上下卷，可见出编选者的雄心勃勃和内容的丰富全面。两位选编者一位是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的教授，一位是立足出版界但从未丢弃学问的实业家。他们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始终在学术研究和出版上谋求发展，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四卷部头不小的书，就是他们多年心血和努力的见证。大约十二年前，他们就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从三千多篇原文中选出一百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没有翻译的，大约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翻译工作，又继续精选，淘汰掉不满意的，再加上反复的修改，觉得可以出版了，才准备付梓。结果就是现在的七八十篇了。但和同类书籍相比，已经是鸿篇巨制了。

他们的初衷，是按照《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为大学生和青年人阅读英美文学经典提供食粮，所以这两个本子，只是按照时间顺序选编最好的英语短篇小说，并且提供上佳的译文，并没有其他的条件限制。原文之前有用英文写出的作者介绍和作品提示。原文之后，用英文提供了供讨论和思考的问题，以便于课堂讨论。最后还提供了参考译文。之所以是参考译文，因为短篇小说作家百人百姓，作品面貌各异，语言风格悬殊，是不可能统一的。且不说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差异明显，汉语译文也不可能一样。至于如何体现英美语言的差异，并且反映在汉译中，迄今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也有待于在实践中努力解决。而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看到个别地方还有改动余地的，便不揣冒昧，顺手改了几处，希望能有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

所选的短篇小说，我还是根据个人兴趣抽取看了几篇。英国的短篇小说，看了哈代写英法战争的《1804年的传说》，使我想起哈代的诗剧《列王》，属于重大题材；王尔德写的《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讽刺性很强），以及迪伦·托马斯的《真实的故事》（是写一个少女杀人案的，风格凄美）。因为他们三位同时都是诗人，而且代表了英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三个区域文化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底蕴，可以说是有目的地选取。美国的短篇小说，我看了三个不太熟悉的作家，分别是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泉河桥纪事》（印象深刻，堪称绝唱），斯蒂芬·文森特·波奈特的《巴比伦河畔》（被题材所吸引，但观感比较模糊），还有著名作家梅尔维尔的《小提琴手》，是天才无名声而快乐的主题（结构精巧，寓意深刻）。这几位作家固然是我所感兴趣的，有的是因为熟悉，有的则是因为陌生而感兴趣，多数作品也都是有兴味的，那些随手翻翻而没有阅读或者看了几行就进不去的作品，没有记录下来，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我的一个总体印象是，惯于写长篇小说的，要么把短篇作为长篇来写，要么把不能写长篇的资料用来写短篇，而在写法上基本没有什么不同。而不太写长篇的，或者诗人等其他艺术家，他们写的短篇要好看得多，往往有一个特殊的题材和视觉，特别适合写短篇，或者给人以深刻而新颖的印象，令人过目难忘。而专门写短篇的作家，则有自己写短篇的经验和资料，写起来得心应手，令人叫绝，但他们的短篇小说集，也不是篇篇都是精品，写得多了，重复是难免的，所以，真正传世的，值得一看或反复阅读的，还是那几个短篇作品。这便引出了一个话题，也许最好看的短篇小说集子，是集最佳短篇作家的最佳作品的集子。

以下仅举这个集子中的一例，来验证一下自己的感觉。

在《美国短篇小说经典》（上卷）中有介绍安布罗斯·比尔斯的一篇《泉河桥纪事》，我以为可作为代表。安布罗斯·比尔斯（1842—1914）是美国记者、



专栏作家、小说家，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以苦涩辛辣的风格赢得了“辛辣比尔斯”的绰号。他的代表作是《魔鬼词典》，而战争中的骇人事件则是他写作短篇的焦点。南北战争中他参加了北方部队，战后，在旧金山做报刊编辑。1913年，他只身前往革命中的墨西哥，在那里失踪，死因不明。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一段传奇，而他的《泉河桥纪事》，是其代表作。

《泉河桥纪事》被称为安布罗斯·比尔斯短篇小说中的佳作。故事的主人公佩顿·法科尔是一个南方种植园主，他因企图破坏北方部队在泉河桥上修建铁路而被处以绞刑。犯人临死前的心理活动描写堪称大家手笔，逼真细腻的描写背后又流露出事件的过程和起因，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战争的残酷的描写互为表里。一开头被吊在桥上的汉子，以及整个桥面的军方布置，被写得惊心动魄又真实可感，着实发人深思：

一个汉子站在北亚拉巴马一座铁路桥上，俯视着桥下20英尺处湍急的河水。他双手反扣，手腕上缚着绳子。另一根绳子紧紧地套在他的脖子上，系在他头顶上方一个结实的木头十字架上，绳头下垂及膝。几块松动的木板铺在支撑铁轨的枕木上，成为汉子和行刑人的落脚之处。行刑人是两个北方军列兵，由一位中士指挥。这位中士如果在地方上，很可能会成为一名负责治安的官员。不远处，在临时搭建的平台上，站着一位身着军阶制服、全副武装的军官。他是个上尉。桥两端各有一位哨兵，站立成“放哨”的姿势，也就是步枪位于左肩前方，枪机抵住横过胸前的前臂——这样的姿势迫使人身体笔直挺立，动作规范却很别扭。看来他们两个无须知道在桥中央发生的事情，只要封锁好横贯桥面直抵两端的木板通道就可以了。

这一段精彩的描写使人想起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一个镜头，但比那个要震撼人心，因为有一个即将被处死在桥上。这里的文字略有调整，因为翻译还是要语句松弛，描写从容些，才能阅读顺畅，有思考的余地。

结局可想而知，但仍然给人以思考：

佩顿·法科尔死了。他的尸身（脖子已经断掉），吊在泉河桥的横木下方，缓缓地荡来荡去。

最后，就自己的观察，谈几点短篇小说的写作特点或技术要求，以求教于方家：

1. 短篇的容量有限，要尽快进入主题，引起读者的兴趣。即使描述也要引人

入胜，平淡中也要有趣味，有悬念，否则读者会丢弃不读。

2. 结尾要出人意料，或者在逼近必然的结局时，要么不可逆转，要么能做出新的或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读者会有上当的感觉，甚至不再读这个作家的作品了。

3. 虽然短篇的结构也可以多姿多彩，但最好的结构，是简单而又引人入胜的，内涵无限丰富和寓意深刻的。不要把长篇的宏大题材用来写短篇。

4. 因为展开和铺垫的时间和篇幅有限，要流露足够的信息作为暗示和启示的线索，揭示和解释进程与结局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要惜墨如金。

5. 过分精巧的布置和细密的文笔，虽然称为“匠心独运”，但终会有不自然的感觉。这在长篇中是忌讳，在短篇中尚可容忍，但最好不要重复地犯这种错误。

6. 过于晦涩或深奥的短篇，如同绘画缺少鲜明的调子，灰掉了。这在长篇中可以说是隐藏很深的技巧，在短篇中却是缺乏鲜明的色彩和感觉，使人莫名其妙，失之朦胧。

7. 生活经验的局限，或者艺术观念的单一，表现手法的雷同，都可能限制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创作水平和成就。没有就不要写，不要变着法儿写，否则也会让人看出来。

8. 太像小说的短篇，终究不是上品。上品应是富于诗意或像散文的短篇小说，太像小说会流于精巧或耽于说教，虽然诗歌和散文也难免，但毕竟要好一些。戏剧性强也是太像小说的一类，有看点就行。

9. 无论何种艺术作品，大凡是过目难忘的，或有价值的，需有趣、细腻、深刻、博大、奇妙，但不必平分秋色，切忌过犹不及；一滑入精巧、烦琐、古奥、混沌、怪诞，就走入魔道了。短篇小说亦然。

无论如何，读短篇小说要有心情，今日之时代进发，时间紧迫，长篇固然要潜下心来读，才有收获，即便要读短篇小说，也要平心静气，不可过于草率。心不定，则思不宁，难于入定，何谈收获与感受？

至于短篇小说的翻译，只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首先是废除翻译腔和狭义的忠实观，使其在语言和语气上达到翻译文学的程度。其次，深谙作者的意图和文笔，竭力向译文靠近。再下来，就是一口气译完，不要半途而废。实在不行的，也要反复修改，使其气韵贯通，文采内敛，切忌浮躁和花哨。毕肖人物语言和精于描述，长于叙事，乃是常识性的说法了。

坦率地说，本来是短篇序言，却写得很长，实不足观。好在这两部英国和美国的短篇小说经典，都没有各自的绪论，以序言充绪论，固然难当重任，而序言本身杂糅中外，兼谈艺术，近乎东拉西扯，也非正途。倘若有可观处，倒是编译

者和广大读者抬爱了。

但愿大家能够喜欢汉英对照版的英美短篇小说经典，也不枉费了我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发了一番议论。

王宏印（朱墨）

2018年12月22日星期六

于古城长安西外专家楼

前 言

现代意义上的英语短篇小说形成于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既是该文学体裁的早期实践者也是理论家。他在1842年为霍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重述的故事》所写的书评中表明了对短篇小说的看法。他将短篇小说界定为“须要在半小时至一二个小时内读完的短篇散文体叙事作品”，这样才能保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受任何干扰，以获得总体效果。短篇小说家还必须有意地安排每一个细节，以取得某种预设的独一无二的突出效果。其实短篇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其篇幅从500个英语单词到20000个英语单词不等；其形式变化多样，可以聚焦于某个场景、一段经历、一次行动、对某个或几个人物内心的揭示，甚至还可以是离奇的幻想。但相对于长篇小说来讲，短篇小说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保持了其简洁、经济、紧凑、完整的鲜明特征，基本上遵循了“一人一事”“一线到底”的情节发展模式，因而才能产生爱伦·坡所谓的强烈的“单一效果”。一篇短篇小说是一件精心构思、精细雕琢的精美艺术品。19世纪前期的英语短篇小说大多还遗留着西方古代传奇故事的痕迹，同时也受当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其中的人物、情节类似于中国古代传奇笔记小说中的“志怪”“志人”，往往是现实生活与鬼怪等超自然力夹杂在一起，强调故事的趣味性与新奇性。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文学是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为主流的时代，短篇小说也不例外，注重对人生、社会现实的细致描述与深刻揭露。20世纪以降的英美短篇小说侧重于用心理手法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故事内所暗含的对人性、社会以及自然的批判与思考。

早在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艾迪生、斯梯尔、哥尔德斯密斯就已经开始写短篇故事，刊登在当时开始盛行的期刊上，着重描绘环境气氛与刻画人物。1827年发表的《两个牲畜贩子》一般被英美评论界认为是现代英语短篇小说之祖，作者是苏格兰小说家、诗人瓦尔特·司各特。虽然这一时期的英国短篇小说还多与神秘和超自然元素纠葛在一起，但已经开始注意人物性格刻画和对人性与社会的揭示。狄更斯和哈代皆属于维多利亚时代老派的讲故事高手，前者诙谐幽默，后者阴郁悲怆。自史蒂文森开始，英国短篇小说的风格焕然一新，化陈腐平常为神奇新鲜，充分体现了奇妙构思与文字表述的功效。继而有吉卜林将传统叙事技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显示出其故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威尔斯的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同样显示出他的科幻色彩和对社会问题的忧虑。萨基的



短篇小说擅长以别出心裁的情节和气氛讽刺社会的虚伪、冷酷和愚蠢。毛姆的短篇以简洁而富有悬念著称，描述了欧洲人在异域的冲突，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洞察。德·拉·梅尔的短篇充满了唯美、理想化的诗意幻想，其复杂程度与阅读难度极具挑战性。康拉德、乔伊斯、伍尔夫、劳伦斯皆为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康拉德突显了异域的叙事文体风格，从语言表述到叙事结构都有创新，同时反映了在英国殖民统治背景下人性、种族的冲突。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创作于长篇小说写作的间歇，她探寻的是意识的心理本质，认为在生活表象之下才是超越时间的现实，描写当下的精神活动比描写外在行为更加重要。劳伦斯以精炼的措辞、微妙的节奏感，表现了对现代复杂人际关系的困惑。乔伊斯在短篇小说领域同样开一代新风，在独创的印象与象征的框架下，突出了“顿悟”这一现代小说的关键要素。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专注于短篇，她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人物心理冲突的描写见长，在内容和形式上对短篇小说作为独立的文学叙事体裁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现代短篇小说在美国的发展尤为迅猛，成绩斐然。其中早期华盛顿·欧文和霍桑的作品充满浪漫、神秘色彩。爱伦·坡只写短篇，其作品结构严谨、恐怖怪异。梅尔维尔的作品已经初显现代人的精神困惑。马克·吐温和布雷特·哈特展现出西部的幽默与写实风格。安布罗斯·比尔斯在其短篇中尝试了现实与梦幻的结合以及意识流叙事手法的运用。亨利·詹姆斯突出心理现实主义，其晦涩、繁复的文体同样体现在其短篇之中。欧·亨利也只写短篇小说，特点是通俗化、程式化、大众化。史蒂芬·克莱恩、西奥多·德莱赛、杰克·伦敦呈现出对现实更逼真、更无奈、不加道德评价的新闻报道式的自然主义风格。薇拉·凯瑟返回到更朴实、传统的叙事风格。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浪漫理想化的视角观察浮夸、颓废的现实生活。舍伍德·安德森虽然非一流作家，但他对极端闭关狭隘的地方人物的描写影响了福克纳对于美国南方乡土生活的详尽描述，其简明的语言叙事风格也影响了海明威的写作风格。福克纳以揭示美国南方传统的解体与人类命运的主题而闻名，他常以创作短篇开始，继而将其拓展为长篇小说。他认为短篇小说集中的内在形式同长篇小说中的一样，都必须具有内容与结构上的统一性。海明威的经历极富传奇性，他以短篇与长篇小说创作并重，以描写“硬汉”形象与运用简洁、凝练的“冰山”写作原则而著名。以上三位作家虽然风格迥异，对英语现代叙述艺术形式多有创新，但在描述与揭示现代人面对快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商品社会所遭遇的困惑与异化感方面多有契合之处。凯瑟琳·波特的南方题材与福克纳相近，但在叙事风格上却保持了经典的传统英语小说形式。另一个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既凸显了哥特式、怪异的描述风格又揭示出现代人道沦丧、精神异化的主题。

短篇小说作为现代叙事艺术形式具有很强的国际性，欧美的长篇小说家几乎都涉足此领域，除了英美之外，成就最突出的还包括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法国的梅里美、福楼拜、都德、莫泊桑，德国的霍夫曼，奥地利的卡夫卡等。

本套英国经典短篇小说选编和翻译共分上下两卷，精选了从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英国主要短篇小说家的重要作品。体例上包括四个部分：作家作品简介及所选作品简评、正文、思考问题、对正文及简介简评的全译。我们选编和翻译本套书的主要目的有四。其一，为英国短篇小说课以及英国文学课提供一种适宜的教材。短篇小说的完整性和凝练性有利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掌握文学的基本特征，也便于教师的授课安排与要求。其二，本套书是严格意义上的全译，这有助于学生透彻理解原文，借鉴译文，进行文学翻译本身的练习。其三，通过阅读完整的原文，使学生亲历英语语言的历时与共时特点，不同的文体特征，丰富多样的表现力，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其四，帮助学生深层次地了解英美人士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情感表现，以及民族心理特征。本套书适用于高年级英语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以及较高级阶段的英语学习者。

编选名家作品常留有遗憾。由于版权或是篇幅限制，我们只能割舍少数名家或名作。同时我们也尽量避免重复翻译，努力保证选材的代表性和译文的文学性。文学翻译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之事，但有志于文学翻译的人却乐在其中。我们虽然在选编与翻译过程中尽心尽力，但其中仍会存在各种问题，希望有关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我们要衷心地感谢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王宏印教授。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学严谨、著作等身。能够在繁忙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抽出时间为小书作序，令学生后辈感激之至。他的序言引文如小溪流水、娓娓道来、内涵丰富、沁人心脾……同时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外语编辑部的编辑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主编

2019年2月